

【一】八〇年代師父在舊金山大覺蓮社講「無量壽經精華」，弟子隨侍在側，負責接送。在途中師父從來沒有聊天過，我請問佛法，他也是這樣子，很簡潔的回答過後，完全沒有閒聊，一句話都不說，靜靜坐在車上。

舊金山停車位很難找，可是每次送師父去大覺蓮社的時候，總是正好有一部車剛剛退出來，空出來的位置就讓我們停進去了。這種情況屢試不爽，可見師父的德行所感，護法神無處不在。

【二】有一年陪師父去新加坡，住在當地居士提供的住處，整幢樓房只有我們兩人。一天與當地同學約好晚上去吃榴槤，先請問師父，師父不去。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去，在晚上十點半左右回到住處，燈是暗的，我以為師父就寢了，輕手輕腳的打開門進去。進去後打開走廊燈，一看師父竟然坐在角落，嚇了我一大跳，趕快跟師父頂禮陪罪，害師父不能早點休息還在等我，心中非常不安。師父只說一句話「回來了」然後入房休息。從此以後在新加坡期間，不敢再自行外出。

【三】師父一再強調做人要「知恩報恩」，現舉兩個師父自己身體力行的例子。

師父在出家前曾在軍中服役，在「革命實踐研究院」做事時，長官姓金，也曾是師父父親的長官。後來金長官住在舊金山。

每次師父來金山灣區弘法，一定找時間命弟子開車去探望老長官。可見得師父是說到自己也做到，給我們一個好榜樣。

一九九九年，弟子在美西組團前往新加坡參訪並拜會師父。師父得知後，把我們的行程放在大行事曆中，還說要去機場接機。弟

子深覺不敢當，再三勸阻，向師父秉告：「哪有長輩去接晚輩飛機的事！」他老人家說：「在舊金山時，都是你接送，所以現在你來，我要接送。」果然在新加坡出海關時，師父早已帶領一批同修在等候，我們實在實在深感慚愧不敢當。離開新加坡時，全團一起去機場，因團員分搭兩航班，師父還在機場陪伴並賜宴搭晚些起飛的航班的團員。弟子為師父「服其勞」是分內的事，師父竟然念念不忘，堅持要表達謝意。師父老人家以身教落實「知恩報恩」，不分長輩晚輩一視同仁，實在令人讚嘆、學習。